

修改说明 5

感谢审稿专家在百忙中对我们的文章进行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思考，并对文章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审稿专家：

1. 实验 2a 和 2b 的实验操纵基本一样，但 2a 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没有得到显著的效应，2b 得到了显著效应。但这样的结果可靠性值得怀疑。作者需要以 2a, 2b 为被试间变量，做一个跨实验的综合统计分析。

修改说明：

借鉴 Chaimani 等人（2014）和 Jin 等人（2016）的做法，采用 Stata 17.0 软件，纳入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影响的效应量 Cohen' s d 进行 mini 元分析（mini-meta analysis）。结果发现，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在文化认同维度上效用显著，在文化自豪维度上无显著效应，即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在两个实验中具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说明状态性的建构水平对个体文化自信的影响需要以文化内容为桥梁（线索）。具体结果见正文部分。

参考文献：

张亚利, 李森, 俞国良. (2019). 自尊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基于中国学生群体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7(6), 1005-1018.

Chaimani, A., Mavridis, D., & Salanti, G. (2014). A hands-on practical tutorial on performing meta-analysis with Stata. *Evidence Based Mental Health*, 17(4), 111–116.

Jin, X. G., Hall, J. A., & Rosenthal, R. (2016). Mini meta-analysis of your own studies: some arguments on why and a primer on how.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0(10), 535–549.

2. 文字还有不通顺的地方，比如引言的第一句【“文化自信是随着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命题”】。作者需读出声来仔细检查。

修改说明：

对正文的语言表达进行了统改，并请人进行了批判性阅读。

正文中的有关修改，均用蓝色显示。

最后，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这些修改，文章中理论建构、实验设计表述的严谨性得到极大的提升。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帮助！

修改说明 4

感谢审稿专家在百忙中对我们的文章进行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思考，并对文章进行了相应的修改。（红色字为外审专家意见）。

审稿专家 1:

1. 文章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基本概念的定义、分类、变量关系缺乏明晰、充分、逻辑的阐述，导致后面对结果的分析有自相矛盾之处，很难说清楚，根本问题在于对所研究问题的本质没有深刻把握，没有很好理清研究的思路与深层逻辑。

修改说明:

对于文章涉及的基本概念的定义、分类以及变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与整理，同时对文章的整体逻辑和研究思路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梳理。此次修改将文章重点聚焦于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提升作用。研究 1 主要通过行为识别量表和文化自信问卷探究建构水平与文化自信的相关关系。研究 2a 通过建构水平的操纵，探讨建构水平与文化自信的因果关系，但未得到支持。因此，研究 2b 将文化线索与建构水平的范式相结合，通过文化建构水平的操纵来探究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影响，结果发现，高文化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具有提升作用，文化信息在建构水平与文化自信的关系中起桥梁作用。

2. 语言的流畅性有一些问题，某些语句的语义比较晦涩，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文章的可读性。

修改说明:

重新对正文部分的语言表达和运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审稿专家 2:

1. 实验 2a 中提到“运用 G*power 测算，设定效应量为 $d = 0.5$ ，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统计效力 $power = 0.80$ ，求得所需样本量 102 人。”其中的效应量根据何种标准确定？理论上，在进行被试量预估时，效应量需要根据预实验或者使用同样任务的前人文献进行确定，以最大程度上接近实际值，保证被试量预估合适。若被试量预估时使用过大的效应量设定，则会导致预估被试数的显著减少，导致实际实验被试数不足、统计功效不足。在本文中，实际实验得到的效应量明显远达不到 $d = 0.5$ ，表明预估过程存在上述问题，并不合理，本文被试数很可能不足以达到统计功效大于 0.8 的标准。另外，实验 1 和 2b 的被试量是否合理也存疑。因此，作者需要证明被试数的合理性，或补充被试以达到统计效力。

修改说明：

参照 Napier (2018) 等人有关建构水平与社会群体差异的遗传归因研究以及 McCrea (2012) 等人在探讨建构水平与刻板印象的研究中实验效应量的设定。本研究实验 2a 和 2b 采用中等水平效应量对所需被试量进行计算。运用 G*power 测算，效应量 $d = 0.5$ ，显著性水平 $\alpha = 0.05$ ，统计效力 $\text{power} = 0.80$ ，求得所需样本量 128 人。实验 2a 最终有效被试量为 128 人，实验 2b 有效被试量为 169 人。

同时，对实验 1 进行了被试量的补充。共招募参与者 415 人，其中女性 269 人，男性 146 人，平均年龄 21.77 岁 ($SD = 4.64$)。

参考文献：

McCrea, S. M., Wieber, F., & Myers, A. L. (2012). Construal level mind-sets moderate self- and social stereoty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1), 51–68.

Napier, J. L., Luguri, J. B., Dovidio, J. F., & Oltman, K. A. (2018). Construing the Essence: The Effects of Construal Level on Genetic Attributions for Individual and Social Group Differenc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9), 1395–1407.

2. 从表面结果看来，实验 2a 和 2b 结果说明，一般性建构水平和文化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建议将两个实验数据合并，通过统计说明该结论，并增加相应讨论。

修改说明：

确如审稿专家的意见所述，二者存在差异。研究 2a 发现，操纵个体的高、低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没有影响；但在实验 2b 中，将文化信息纳入建构水平操纵时，其与文化自信的因果关系得到验证，高建构水平组的文化自信得分显著高于低建构水平组。本次修改对实验的逻辑进行了重新梳理，调整实验的呈现顺序，同时讨论部分也增加相应内容。

正文中的有关修改，均用蓝色显示。

最后，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这些修改，文章中理论建构、实验设计表述的严谨性得到极大的提升，并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篇文章，完善其中的不足。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帮助！

修改说明 2

感谢审稿专家在百忙中对我们的文章进行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思考，并对文章进行了相应的修改。（红色字为外审专家意见）。

审稿专家：

1. 文章引言中没有对一般建构水平和文化建构水平进行定义，并对两者对文化自信所起的作用提出假设。作者为什么要在研究中对两者进行区分？基于已有研究，作者预期它们的作用相同还是不同？

修改说明：

心理表征水平有一般性也有其情境特异性（Wiesenfeld et al., 2017）。一般建构水平是以一种始终如一的抽象或具体的方式来表征物体、事件或人。文化建构水平是个体在认识和理解文化时采用的心理表征方式，是建构水平在文化领域的运用和体现。

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发现，人们的表征水平存在领域差异（例如，在工作中使用高水平的建构方式，但在家使用较低水平的建构方式），人们通过领域情境线索的提取和反应，形成不同的建构水平（Wiesenfeld et al., 2017）。文化自信是包含丰富文化线索的抽象概念，正是这些线索的触发，维持和加强了人们更高水平的文化表征方式。探究建构水平于文化自信的领域特异性，即人们在认识文化过程中的相对独特性，可以借鉴已有的研究，将一般建构水平和文化建构水平进行区分。

基于已有研究，我们预期一般建构水平和文化建构水平对于个体的文化自信都是重要的，但这种作用在文化建构水平上更为凸显，即具有情境特异性。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高文化建构水平更有利于提升个体的文化自信，而一般建构水平未显示出对文化自信稳定的预测作用，为特异性主张提供了证据支撑。在讨论中，我们对此也进行了细致的阐述。

参考文献：

Wiesenfeld, B. M., Reyt, J.-N., Brockner, J., & Trope, Y. (2017). Construal Level Theory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1), 367–400.

2. 引言中写道“但同时，文化自信的建构不止依附于抽象、本质的文化核心，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具体的文化元素（文化遗产、文化产品等）在世代更迭中的不灭流传，这反映出低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不可或缺”，是意味着作者假设高建构水平和低建构水平都能够促进文化自信吗？怎样检验这一假设呢？

修改说明：

文化自信的建构需要具体文化元素作为载体，承接文化概念。低建构水平的对象是形成和表达文化自信的基础，而高建构水平才是形成和建构文化自信的内核。文化自信包含文化主体对文化信息认知加工形成的具体经验，需要个体采用更高水平的表征方式（Freitas et al., 2008），才抽象或上升到文化层次的认知和评价。当然，文化自信又是具体的，其存在和延续离不开具体文化元素的传承，但这里的具体元素不仅仅是（低建构水平）具体的事物本身，而是包含了一系列文化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意义（谢天，2015），二者是一种概念抽象与具体表现的统一。因此，高建构水平和低建构水平在文化自信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而本研究主要关注建构水平对个体文化自信的作用，而不是具体的文化自信的载体。当然，离开了具体的载体，文化自信就失去了依托，故而在文本叙述中我们表达具体元素的重要性。

上一稿可能对于以上内涵的表达不够充分和到位，审稿专家的意见给予了我们澄清和改进的机会。另外，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文化自信与建构水平主题更深层次的启发，需要建构相应的假设，以新的研究针对性地探究低建构水平在形成和表达文化自信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参考文献：

谢天 .(2015). 文化混搭中的决策心理.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 154-187.

Freitas, A. L., Langsam, K. L., Clark, S., & Moeller, S. J. (2008). Seeing oneself in one's choices: construal level and self-pertinence of electoral and consumer decis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4), 1174-1179.

3. 讨论中写道“一般建构水平是文化建构水平的发展平台，高一般建构水平能帮助个体进行多重身份整合，并在其中实现自由切换（Reyt & Wiesenfeld, 2015）。因此，在具有高建构水平的基础上，个体才更有可能以高建构的方式认知文化，更好的将文化自我身份内化，提升文化自信”，是意味着作者认为只有高一般建构水平的个体才能表现出文化自信吗？这一解读与本研究的结果不符，本研究发现一般建构水平并不预测文化自信，并且对于一般建构水平高的个体，提高文化建构水平也不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自信。本研究的结果似乎表明一般建构水平在文化自信的产生中不起作用，甚至可能抑制情境性文化建构水平的影响。作者对这一结果如何解释？

修改说明：

一般建构水平是文化建构水平的发展平台，高一般建构水平能帮助个体进行多重身份整合，并在其中实现自由切换（Reyt & Wiesenfeld, 2015）。因此，在高建构水平的基础上，个体才更有可能形成高文化建构，将文化自我身份内化，形成文化自信。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具有领域特异性，即高文化建构水平可以提升个体的文化自信。高一般建构水平的个体，其表征模式不易受情境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未凸显出其对文化自信的直接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般建构水平在文化自信的产生中不起作用，研究结果中一般建构水平调节文化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作用，这意味着高一般建构水平是通过文化建构水平来间接提升文化自信的。

该讨论与研究结果并不冲突，是本研究对一般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影响结果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一种解释。与上一个审稿意见相关和类似，建构水平对文化建构水平的具体塑造作用还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探明。

参考文献：

Reyt, J. N., & Wiesenfeld, B. M. (2015). See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exploratory learning, mobile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workers' role integration behavi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3), 739-762.

此外，本轮修改共增加 1 条参考文献：

Wiesenfeld, B. M., Reyt, J.-N., Brockner, J., & Trope, Y. (2017). Construal Level Theory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1), 367-400.

正文中的有关修改，均用蓝色显示。

最后，由衷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这些过程，我们对文章的整体思路与研究设计进行更加严谨的审视，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改正。同时我们也对文化自信的形成、表达以及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作用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完善。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帮助！

修改说明

感谢审稿专家在百忙中对我们的文章进行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思考，并对文章进行了相应的修改。（红色字为外审专家意见）。

审稿专家 1:

1. 对研究二操纵的变量，摘要中采用“情境性建构水平”这一概念，而正文中使用的是“解释水平”，并且在引言中并没有对“解释水平”进行定义和阐述。

修改说明:

已对文章有关变量名称的不一致表述进行了修改，将“情境性建构水平”和“解释水平”均改为建构水平，将“无文化线索的建构水平”改为一般建构水平，“有文化线索的建构水平”改为文化建构水平。

2. 研究一中，是怎样根据单词对文化建构的水平进行评分的？可举例说明评分权重的设置方法。这一方法效度如何？文化建构水平作为建构水平在具体领域的体现，为什么与一般建构水平的相关性只有.007？

修改说明:

下面依次对文化建构水平的评分方法、方法效度和文化建构水平与一般建构水平相关性问题进行回答:

由于篇幅有限，在正文部分没有进行语言类别模型的详细介绍。具体评分方法如下：设置开放问题“请您谈谈对中华文化的感受和想法”，采用语言类别模型（Reyt & Wiesenfeld, 2015）通过为文本单词赋予权重测量个体的文化建构水平。按照词语的抽象水平，由低到高分别是描述性动词（DAV）（如打、走）、解释性动词（IAV）（如帮助、伤害）、状态性动作词（SAV）（如愤怒、惊讶）、状态性动词（SV）（如恨、爱）、形容词（ADJ）（如善良的、乐于助人的）。根据 LCM 模型，以 $ADJ*4+SV*3+SAV*2+IAV+DAV$ 的方式对词语进行抽象水平加权。

语言类别模型测量解释水平的有效性已在多个研究中得到证明。具体内容如下:

Semin 和 Fiedler（1991）针对语言类别模型（Linguistic Category Model, LCM）在归因过程和群体间关系等不同领域的应用对社会认知过程的影响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Reyt 和 Wiesenfeld（2015）通过 LCM 分析邮件信息来测量个体的解释水平，结果发现员工角色整合行为与解释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Bilewicz（2017）等人在有关语言抽象对集体道德情感影响的研究中，也采用 LCM 测量了被试的内群行为。这些研究都表明利用 LCM 来对建

构水平进行测量是有效的。

一般建构水平和文化建构水平的相关性不高，在实验 1 的讨论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具体解释如下：Vallacher 和 Wegner（1989）认为个体的建构水平存在领域差异，文化建构水平是个体的一般建构水平在文化领域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更容易影响个体的文化认知和文化态度。此外，一般建构水平采用行为识别量表（BIF）进行测量，而文化建构水平则是通过语言类别模型（LCM）对参与者作答的文本进行语言抽象性的分析，因此可能由于测量方式以及领域差异等原因，导致二者没有显著相关。

参考文献：

Semin, G. R., & Fiedler, K. (1991). The linguistic category model, its bases, applications and range. *In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03, 1-30.

Reyt, J. N., & Wiesenfeld, B. M. (2015). See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exploratory learning, mobile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workers' role integration behavi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3), 739-762.

Bilewicz, M., Stefaniak, A., Witkowska, M. & Hansen, K. (2017). Language of Responsibility. The Influence of Linguistic Abstraction on Collective Moral Emotions. *Psychology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1(1), 1-15.

3. 当评分结果为连续变量时，应该采用 ICC，而不是 Kappa 来计算评分者一致性。

修改说明：

已在正文中对三个实验的评分者一致性 Kappa 系数全部改为组内相关系数 ICC。

4. 一般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预测作用是否稳定？研究一中，一般建构水平与文化自信的相关系数不显著，为什么在控制了文化建构水平后，一般建构水平反而能够预测文化自信？在研究二 b 中一般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主效应是否显著？

修改说明：

一般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预测作用在研究 1 和研究 2a 中是稳定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特质性还是状态性的一般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因审稿专家的意见，遂对研究设计进行了重新梳理，数据分析也进行了适当调整，研究 1 中一般建构水平始终不存在预测效力。

研究 2b 主要通过操纵文化建构水平探究其对文化自信的影响，一般建构水平在其中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测量。实验结果表明，文化建构水平影响文化自信，特质性一般建构水平在

其中起调节作用，在个体一般建构水平较低时，高文化建构水平组有更高的文化自信；在个体一般建构水平较高时，高、低文化建构水平组的文化自信差异不显著。

5.研究二 b 中，对一般建构水平和情境解释水平的交互作用，没有报告 Beta 系数，也没有报告具体的 p 值。若 p 值大于.05，该结果为边缘显著，不应报告为显著结果。

修改说明：

一般建构水平与文化建构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研究在探究一般建构水平和情境解释水平对文化自信的交互作用时采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进行检验，因此没有呈现 Beta 系数，但报告了 F 值、t 值和 p 值等统计指标。

此外，本研究所有研究中均为呈现边缘显著的结果。

6. 4.5 讨论的第二段对交互作用的解释“说明文化自信是抽象的，又是文化特定的，抽象的文化判断和具体的文化线索对个体文化概念的认识与构建都是不可或缺的”意义不明。对于低一般建构水平的个体，高情境解释水平能提高他们的文化自信，而对于高一般建构水平的个体，情境解释水平不影响他们的文化自信。这一结果表明一般建构水平和情境解释水平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并不能说明两者对文化自信都不可或缺。

修改说明：

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正文中的研究思路进行了重新梳理，研究 2a 和研究 2b 均进行了内容的补充和修改。因此 4.5 讨论部分中意味不明的内容在正文中已经修改删除。具体详见正文 4.5 讨论部分的内容。

7. 文章中有一些错别字，请仔细校对。

修改说明：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已对文章内容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批判性阅读，纠正了有关的表达及错别字。

审稿专家 2：

1.论文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如一般建构水平）、研究设计等的描述不够清晰。

修改说明：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论述了建构水平的概念、特点、特质性和状态性建构水平的测量方法以及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影响。文化自信的建构强调个体将文化概念纳入自我建构，而建构水平概念的属性或特征影响文化融入到自我中的内容偏向、风格特点和水平。此外，文化

自信饱含对文化信息认知加工形成的文化经验，必然受建构水平的影响。

为了探讨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作用，研究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探究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影响。研究 1 采用行为识别量表探究特质性建构水平与文化自信的关系；研究 2 通过 a、b 两个子实验分别操纵一般建构水平和文化建构水平探究两者对文化自信的影响。

2. 文化自信会不会受情绪的影响？是否应该测量和控制情绪的作用？

修改说明：

文化自信的建构必然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文化自信包含文化认知和文化情感，是个体与文化联系过程中产生的群体积极性情绪（如骄傲、自豪和满意感等）（周婷，毕重增，2020），是对自身文化充分认可和信赖后产生的依恋之情。毕重增（2022）等人的研究发现，文化自信与积极情感正相关，与消极情感负相关。同时，文化自信可以提供心理资源，抵御负面情绪（如焦虑、抑郁等）。

本研究未将情绪变量进行测量和控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实验的被试均随机挑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情绪变化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第二，研究主要探究建构水平对文化自信的研究更加聚焦个体认知方式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建构水平的操纵并不会启动个体不同的情绪体验，因此情绪变量并没有在本研究中被测量或控制。

同时也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给予我们的意见，之后我们会将情绪纳入后续的实验研究中，具体探讨不同情绪在建构水平和文化自信间的具体作用。

参考文献：

刘林涛. (2016). 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思想教育研究*, (4), 21-24.

周婷, 毕重增. (2020). 文化自信问卷的编制. *心理研究*, 13(3), 214-220.

毕重增, 吴良, 赵玉芳. (2022). 获得意义感:文化自信对抑郁和焦虑的缓解作用.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9(1), 89-96.

3. 在讨论和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价值没有很好地概括。实验研究部分应该写清楚研究设计。

修改说明：

在总讨论中，研究价值从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进行概述。从理论上来看，研究拓展了建构水平理论在文化评价方面的应用。从现实意义来看，理解文化建构水平对个体文化自信的影响可以帮助人们在传播和弘扬文化自信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文化表达方式。

有关实验设计的表达不清晰问题已在第一条意见中进行了解释说明。

正文中的有关修改，均用蓝色显示。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为我们重新审视这篇文章、提升文章质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